

◎创作谈

在非虚构和虚构间切换

杨晓升



杨晓升近照

今年初，我先后出版了两本小说集《龙头香》（作家出版社2024年1月）和《海棠花开》（浙江教育出版社2024年2月）。一些朋友不免好奇，觉得我是报告文学作家，怎么写起小说了？写报告文学与写小说到底有哪些异同？面对朋友们的询问，我觉得有必要作些回答。

其实，朋友们有所不知，我写小说的时间比写报告文学要早得多。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真诚》，发表在广东作协主办的文学杂志《作品》1987年第5期，而我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1996年9月才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两者前后相差近十年。这期间，我在《作品》《萌芽》《芳草》《湖南文学》《北方文学》《草原》《北京文学》等多家文学期刊先后发表了数十万字的中短篇小说。尽管现在看来，那些小说不尽成熟，甚至不乏稚嫩，但它们确实是我小说创作道路上留下的清晰印记。可后来我怎么又同报告文学结缘呢？其实是工作使然。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当记者。当时，《中国青年》知名度颇高，杂志发行量高居全国期刊之首，达到期发数400余万份。作为引领全国青年思潮和文化风尚的刊物，我入

职时的《中国青年》编辑部人才济济，大家思维活跃，充满蓬勃向上的生机与活力。我在这里一干就是16年。这16年，是我视野、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得以全面发展和提升的时期。期间，我受组织派遣参加首届中央机关讲师团，赴山西支教一年，返京后先后担任编辑、记者，文化版和社会版主编，采访了大批年轻人和年轻的事，更多是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各种阵痛和社会矛盾，当然也包括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普通民众的命运。一个好选题，经过深入采访调查，获得了大量素材，可自己供职的杂志限于容量和篇幅，却往往只能发表数千字的通讯或特写，还有很多采访得到的内容、素材用不上，殊为可惜，而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恰恰能够弥补这种遗憾，于是我萌生了写报告文学的想法，这就有了多部反映中国社会、教育、科技问题的长篇报告文学发表出版，包括2004年出版、2014年修订再版的《失独，中国家庭之痛》。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部报告文学因密切关注时代，被我自己认为是较有价值的一部。

尽管如此，此后我并没有继续写报告文学，究其原因，一是我已于2000年调至《北京文学》任职，主持这本杂志的编辑事务，繁忙的工作使我难有大块时间外出采访调查；二是从文体角度讲，自己更醉心于小说。理由是：报告文学属于非虚构文体，作品的内容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必须严格遵循真实性原则，来不得半点虚假，除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调查采访，写作时也只能在自己已经获得的采访素材中闪展腾挪，难免捉襟见肘。相比而言，作为虚构文体，小说可以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天马行空，有着更大的自由度，也用不着专门抽出大块时间外出

采访调查。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写小说可以“天马行空”，并不是说可以胡编乱造。文学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的源头活水。如果说写报告文学必须遵从现实生活中事实上的真实，人、事、物、环境、场景、对话、情节和细节等都必须真实存在的，那么小说创作则必须遵循现实生活本质上的真实和生活中的基本逻辑，否则小说就会失真，让读者觉得虚假。

在我看来，写小说有一个从实到虚，再从虚到实的过程。前者要求作家具备感受生活、发现生活的能力，后者要求作家具备表现生活、重构生活的能力。我写中篇小说《海棠花开》的缘起是听闻身边一对老教授因子女远居国外，身边无人陪伴，看到校园中的职工一家其乐融融，心生羡慕，总是驻足观看。这是实有其事，但如果只停留在感性层面，就难以写出深度。我由此思考什么是幸福？显赫的名声，最贴近本真的亲情与生活，究竟什么更重要？这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关系，但现实生活中兼而有之的人太少了。带着这个“问题意识”出发，我必须通过人物和故事将自己的想法诉诸文学性的语言。在构思故事时，我将时间跨度拉长，将空间聚焦到一座寻常的老北京四合院，探讨中国传统家庭中亲情、伦理、人生、命运等多方面问题，完成了创作过程的虚实转换。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是在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捕捉亮光，然后将它的火焰放大，而所谓火焰就是隐藏在生活深处的有价值的素材。

重拾小说创作后，这些年我也收到了一些成效。像《介入》《身不由己》《病房》《龙头香》《海棠花开》《教授的儿子》《阴差阳错》《过程》《买房记》《恍然如梦》等中短篇小说，都先后被一些选刊转载，有的被收入多个版本的优秀小说年选。中篇小说《龙头香》还获得了第二届“《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积累得多了，我陆续出版了

《身不由己》《日出日落》《寻找叶丽雅》三本中短篇小说集。

不止一人问过我：你觉得以前的报告文学写作经历对你的小说有何影响？我曾这样回答：“要说最大的影响，就是对现实生活和百姓命运持之以恒的密切关注。”评论家孟繁华对我的小说创作有个评价：“他的创作延续了报告文学对现实关怀的传统，这种关怀有时未必是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更多的可能是与日常生活有关。”

无独有偶，2021年5月，《中华读书报》记者舒瑜瑜对我采访时也提出类似的问题：“和非虚构作品一致的是，无论是小说《病房》还是《龙头香》，都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真切的社会关怀，在真实反映社会矛盾的同时，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和透视也令人称道。能谈谈您文学创作上的追求吗？”我这样回答：“你这个提问，让我无意中审视了自己近年的小说创作，发现像《红包》《介入》《身不由己》《天尽头》《病房》《龙头香》《海棠花开》等中篇小说，都带有问题意识，这可能是由于早期写作报告文学的缘故，可以说与报告文学写作一脉相承。但同时，文学是人性，与报告文学一样，写小说更应该从细微处入手，更多体悟人物的身份与处境，时刻关注并遵从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走向以及生活的基本逻辑，尽最大努力挖掘人性的多样性和生活的复杂性，尽可能使小说好看、耐看，读后又能让人久久回味。这是我追求的方向。”

尽管报告文学和小说有各种各样文体和写法上的差异，但在我心中，它们在更高层次上是相通的，它们都需要人性关怀、社会关切以及作家的悲悯之心和真诚的写作态度，这也是我能在虚构和非虚构写作之间切换的根本原因。

（作者系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新作评介

以南京百姓故事形绘时代风云

——评叶兆言长篇小说《璩家花园》

张艳丽

士风流，看到了六朝文化的历史余音。《璩家花园》是一部社会言情与历史钩沉相结合的作品。刊发时被《十月》杂志誉为1949年后的“南京传”。如果说非虚构的《南京传》以南京作为探视中国历史的窗口，将这座古城从三国至民国1700多年的变迁娓娓道来，显示出作家深厚的历史情怀，那么《璩家花园》则用想象的虚构，借璩民有、李择佳、阿四等一系列市井人物将1949年到2019年间的南京史从容不迫地娓娓道来，二者既是一种接续，也构成一种互文。

学者王德威曾说，“叶兆言应是汲取了言情小说传统”，其一是“张恨水、李涵秋等人领衔的鸳鸯蝴蝶派”，就结构而言，《璩家花园》的确与李涵秋、张恨水的通俗小说有相通之处。李、张的通俗小说大致有两种结构：一种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即以一对男女婚恋故事发展为主要线索，其间穿插社会历史内容，如《啼笑因缘》《美人恩》。无论哪种，言情与言社会经纬交织都是其特色，故被学者谢庆立称为“社会一言情小说”，后来也有学者将其命名为“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简称“社会言情小说”。

《璩家花园》既继承了社会言情小说的结构方式，又结合了《红楼梦》的网状结构，别具一格。小说以璩民有父子的爱情故事为经线，穿插进大量社会性内容，从上世纪50年代的俄语速成班、街道服装厂到60年代的政协委员参政议政，70年代的蝴蝶牌缝纫机、恢复高考，80年代的“下海热”，再到90年代的夜校补习班以及近年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言情与言社会相互穿插、经纬交织，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球形网络，完成了对南京市井社会近70年的历史钩沉。

《璩家花园》是一部深描人情冷暖，书写百姓故事的作品。叶兆言擅以平民视角完成对历史的透视。无论是从大户阔太沦为帮人倒马桶的李择佳，还是心比天高的阿四、神秘失踪又意外归来的阿五，都是有着大家族血统的底层市井人物。尤其是做了一辈子钳工的璩天井，忠厚得有些愚拙，他下岗后照顾儿子，老年后照顾孙子，一生只爱阿四一个人。难以想象，就是在这样一个普通钳工身上，流淌着盛极一时的江南望族血脉，但小说有意无意忽略了人物的血统，而是呈现出凡俗生活中璩天井的纯良、朴实、执着，这些可贵的品质令他最终领受到命运的馈赠。

虽以“璩家花园”命名，但在小

说中，璩家花园只是一个影影绰绰的幻影。当懵懂的璩天井在已破败的祖宗阁下发现男女偷情，华屋秋墟，盛衰之感，自不待言。小说通篇充盈着一种历史感，市井悲欢中寄寓着人情练达与人性洞悉，就如璩民有与李择佳阴差阳错的爱情。在患难中真心相爱的两个人却因一台缝纫机分道扬镳，是情深意浅，还是造化弄人？晚年的民有伤感地承认，“如果要真心悔过，民有知道自己这一生中，品行并不算太好，做人也不是很认真……不过在准备为她买缝纫机的那一阵，他可是真心地想要娶她，真心地想要娶她为妻。”朴素的语言中隐藏着平凡真挚的感情。无论是李择佳对民有艰难岁月里的患难与共，还是天井对阿四起落浮沉中的不离不弃，都在烟火寻常的俗世温暖中寄寓着作家对人性之光的信念。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叶兆言用心、用情、用力讲述着一个个隐藏在南京市井中的平常故事，正是这些故事贯穿了这座古城的前生今世，诉说着渐行渐远的历史，点燃了我们生活的热情与信念。

（作者系华北科技学院副教授）



中国作协发布“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2023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发布仪式在上海举行。榜单包括网络小说榜、IP影响榜、海外传播榜、新人榜，经过严格的初评、终评，有30部网络文学作品和10位新人作家上榜。

网络小说榜10部上榜作品中，《沪上烟火》《鲲龙》等反映新时代社会和行业变革；《道诡异仙》《第九农学基地》等以天马行空的想象，融合多种类型元素，创新网络文学叙事文类。IP影响榜中，《吉祥纹莲花楼》《装腔启示录》，有改编成影视剧的《视死如归魏君子》，还有改编成微短剧的《招惹》，展现出网络文学视听转化的强劲势头。《宿命之环》《长风渡》《藏海花》等10部海外传播榜上榜作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和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吸引并打动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读者。“江月年年”“历史系之狼”“徐二家的猫”等10位30岁以下的青年网络作家，以突出的创作成绩登上新人榜。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上榜作品有四大特点：一是小说创作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充分发挥网络文学的题材与叙事优势，作品数量与质量同步

提高；二是网络文学视听转化跃上新台阶，网络文学IP对影视、游戏、动漫，特别是网络微短剧等新业态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凸显，网络文学与网络视听相互赋能、共同发展；三是网络文学海外影响进一步扩大，AIGC技术提升“出海”效率，中国网络文学叙事手法等被广泛借鉴；四是“Z世代”成为网络文学创作主力，年轻态的叙事手法与当下流行元素深度融合，掀起新一轮内容创新浪潮。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表示，2023年网络文学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是网络文学创作形态有待突破，二是新技术浪潮下行业发展面临转型挑战，三是网络文学与网络视听需要相互赋能、协调发展，四是网文“出海”面临国际平台的竞争压力。他强调，2024年，中国作协将加强创作扶持、推动IP转化、加大国际传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推动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

发布仪式上还举行了上榜网络文学作品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仪式。2019年至2023年入选“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的123部上榜作品，以数字典藏形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这是网络文学主流化、精品化进程加速的一个缩影。

2024《当代》文学颁奖盛典举行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以文立心，与光同行——2024《当代》文学颁奖盛典”在河南郑州举办，揭晓并颁发了2023年度长篇小说五佳与《当代》文学拉力赛相关奖项。

《当代》杂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创办，先后于1999年创办文学拉力赛、2004年启动长篇小说论坛，评选年度佳作，因其遴选出众把握时代脉动、反映人民心声的文学精品，而受到文坛与广大读者的肯定。

颁奖典礼上，“人民艺术家”王蒙荣获“2023年度致敬作家”。2023年是王蒙的鲐背之年，也是他从事文学创作70周年。当年出版的《人民艺术家·王蒙创作七十年全稿》，以2600万字的宏大体量，向世人展现出作家惊人的创作实绩。王蒙在获奖感言中表示：“感谢文学的写作者、引领者、阅读者、教学研究者、编辑与出版者。我愿意对文学说一句什么话呢？我爱这个世界，我写出来的一切都是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情书。”

获颁“年度长篇五佳”的作品有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陈彦《星空与半棵树》、张平《换届》、贾平凹《河山传》、李宏伟《信天翁要发芽》。毕飞宇在获奖感言中回顾了16年前获得这一奖项的经历，表达了与获奖小说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深厚情谊。评审专家张莉认为，《欢迎来到人间》落笔风趣生动又力透纸背，“这是一次有难度的写作，小说家带领我们穿越世界的浮华与表象，潜入人性的深水区，直面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疑难。这是一部有时代刻度又有所超越的长篇力作，既能掀起读者的内心风暴，又为当代小说开辟了新的艺术路径。”

颁奖典礼上还颁发了第二十五届《当代》文学拉力赛2023年度奖项，李清源《窠变》获年度长篇小说，房伟《余墨》、鲍尔金娜《良夜尽头》获年度中篇小说，周大新《首次唤醒》、蔡骏《火柴》获年度短篇小说，黄传会《中国北斗传》、黄灯《我的二本学生：漫长的家访》获年度纪实作品，丁帆“乡村风景”专栏获“年度散文作品”奖，郑在欢、宥子被评为年度青年作家。

《星火接力》：塑造寻亲志愿者群像

本报电（张立童）近日，由《文艺报》社等主办的纪实文学《星火接力》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星火接力》由鲁迅文学奖得主刘笑伟及青年作家樊卓婧共同创作，以“我为烈士来寻亲”为主

题，塑造了志愿服务工作者群像。该书讲述了烈士寻亲志愿服务团队自2012年起到访25个省（区、市），足迹遍及国内外742座革命烈士陵园，建立起革命烈士数据库信息库，搭建遍布全国的志愿者网络，为近1500位烈士找到亲属，让客葬异乡的英烈“回家”的故事。



与会专家认为，作品将当代青年为烈士寻亲的曲折故事与烈士的英勇事迹、烈属的真挚情感交叉呈现，形成几代人的时空对话，书写催人奋进的英雄气概和催人泪下的家国情怀。作品以强烈的文学感染力讲述当代青年赓续红色血脉、激扬时代精神的故事，生动反映全社会弘扬英烈事迹和精神的作为，具有沉甸甸的艺术分量。

《万桥赋》：讲述贵州桥梁建设故事

本报电（张立童）近日，长篇小说《万桥赋》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该书由重庆市作协副主席张者与作家宋潇凌合作完成，重庆出版社与四川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与会专家认为，作者张者、宋潇凌通过小说主人公在贵州的桥梁寻访之旅，将中国西部地区独特的山川河流、历史文化以及新时代中国交通建设成就展现得淋漓尽致，并深入挖掘建设者背后的家国情怀、民族精神与文化遗产，题材新颖，视角独特。《万桥赋》由贵州出版、重庆出版、四川出版，作品的创作出版，是川渝黔三地文化合作的创新成果。《万桥赋》既是实现

跨越发展的贵州故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诗篇，搭建起川渝黔三地文学和出版的桥梁。

